

· 引 子

在参观一个主题为“童年”的画展时,我发现了一组题为《弯月河》,构图别致的参展作品。一位署名“桐桐”的年轻画家创作了这组画。这是用写意笔法勾勒出的充满乡野气息和烂漫童趣的水彩画。

第一幅画层次分明。远景是一座连绵起伏的群山,主峰状如鹅卵。山脚下是一排白墙黑瓦的矮房子。一个高瘦、大脑门的男人手中攥着一根竹条,牵着一头弯角大水牛,走在瓦房前的空地上。

第二幅画里有一条弯曲的小河,一座状似飞虹的拱桥连接两岸。流水潺潺,杨柳依依。春天的河岸上,一个头上扎着小辫、手里挎着竹篮的小女孩欢快地迎面走来。

第三幅画呈现的是一个生动的抽打陀螺的场景。一个身穿条纹状短衫的小男孩半蹲身子,眼珠圆瞪,目不转睛地盯着一

个正在地面飞速旋转的陀螺。他右手扬起一根鞭子，仿佛时刻准备狠狠地抽上一鞭子。

第四幅画的意境温馨静谧。宽阔的大河岸边，一个年轻英俊的号手双手托着一支金黄色的铜号，斜靠着一棵高大茂盛的甜橙树，正在聚精会神地演奏。在他身边的草地上，一个长发少女席地而坐，两手托着腮帮，凝神谛听回荡在耳边的动人旋律。

站在这组作品前面，我不禁张开了想象的翅膀。这些生动的场景传达了作者怎样独特而难忘的童年记忆？画中的人物身上，又发生过怎样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

好奇心驱使我找到这位生性腼腆的年轻画家。我开门见山地讲出了心中的疑惑。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的故乡有一条弯月河？”我问。

“嗯……”

“能分享一下画作背后的故事吗？”

“你有兴趣了解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个乡下男孩的童年旧事？”

“那段旧事一定非常有趣！”

“那我就从秦大头的故事说起吧！”

第一章 秦大头

· 1 ·

桐桐盘腿坐在弯月河岸边的一棵柳树底下，身边放着个竹篓子，手里握着根水竹钓竿，颇为自得地钓起了龙虾。

弯月河里龙虾多。枯水期，孩子们下河到石头缝里摸虾；汛期，找根钓竿钓虾，这是孩子们的一大乐趣。

浮子动了几下，突然猛地下沉，提竿，拉钩，原来不是虾，是一只毛脚大螃蟹。

河岸边，陆续有小孩子去上学了。柳眉背着书包从柳树底下走了过来。

“嘿嘿，看我钓了什么！”

柳眉凑过来看：“呀！螃蟹！”

桐桐从草丛里找出一个破布兜般的绿书包，掏出文具盒，把笔呀、橡皮呀一股脑儿倒在地上，然后伸手抓住毛脚螃蟹的两条大腿，放进文具盒里，啪的一声，合上了。

接着，他把竹篓往左胳膊上一挎，左手提起钓竿，右手攀

住布满老褶子树皮的歪脖子柳树树干，哧溜哧溜地爬到大树杈上。他取下钓竿，稳当地安放在两个小树杈中间，又把竹篓挂在一截短枝上，然后从树上溜了下来。他胡乱地收拾好书包，往脖子上一挂，在河岸上晃悠。

桐桐一边走一边回头，心里嘀咕：“细牛怎么还不来？”

细牛是桐桐的同桌，也是最好的伙伴。昨天下午，两人约好今早在弯月河钓几只大龙虾带到学校，教训一下害得他俩吃了一顿“烟斗栗子”的“多嘴婆”于霏霏。今天一大早，桐桐就来到河边钓虾，可是，都老半天了，却还不见细牛的影子。

桐桐从草丛里捡起一块瓦片打起了水漂儿。瓦片像是长了翅膀的水鸟一样，蜻蜓点水般在水面跳跃着，最后打了个漩儿，消失在水面。

离弯月桥百来米远处有个水闸，在水闸的下游，有一台破旧的老水车，一到汛期，水车便吱吱呀呀地转个不停。一根竹槽把水车竹筒洒下来的水引进了一块高地的水沟里。紧挨着沟渠的一块稻田里，沉甸甸的谷穗早已把稻禾压得弯下来，稻田里的水早已排干，田底露出一道道龟壳般的裂缝。离水车不远处的田埂上，还有一根闲置的竹槽。

桐桐眼珠一转，脑海里闪现个念头。

他挽起裤脚和衣袖，把那根空置的竹槽的一头搭在田埂上，另外一头搁在水车下的那根引水槽上。这样，水车竹筒上落下来的水就流进了那块干涸的稻田里。

涓涓细流源源不断地流进这块早已熟透，静待收割的稻田里。

这时，稻田主人——莫老汉提着镰刀一摇一晃地走来。他停下脚步，朝桐桐瞪大了眼睛：“你弄的？”

“那还能有谁？”

“为啥灌水？”

“田干呗！”

“我这田晾了七八天了，就为了等水干好收割，你倒好，净给我帮倒忙！”莫老汉把镰刀往地上一扔，要过来拧桐桐的耳朵。

桐桐见势不妙，赶紧一把抓起书包，连滚带爬地开溜。

“你这个害人精，给我站住！”

桐桐还真就转身站住了。莫老汉是个瘸子，他追不上来。

就在桐桐回过头的那一刻，他的心咯噔一下收紧了。一个手里攥着竹条，身后跟着一头水牛的瘦高个男子从弯月河对岸走来。从他的身材和走路的姿势来看，桐桐认出他不是村里的庄稼汉，而是被同学们私下里喊作秦大头的秦大球老师！

莫老汉赶紧逮住机会向秦大头告状。

桐桐再也顾不上等细牛了，撒腿就朝学校跑去。

· 2 ·

弯月小学就建在弯月河畔。学校是一排白墙低檐的瓦房子，房子前竖立着一根木旗杆，旗杆上光秃秃的并无旗子。操场两侧还立着两个露出钢筋水泥的篮球架，架上的篮筐早已不翼而飞，只剩下残缺的篮板了。

桐桐气喘吁吁地来到操场。只见操场上人声鼎沸，热闹极了。

男生围在一起打陀螺、“攻城”；女生则三五成群地凑在一块跳房子、踢毽子。

桐桐往四年级教室走去，冷不丁一个麻秆儿般的瘦小身影突然从人群中蹿出来，撞得他踉踉跄跄。

桐桐定睛一看：这不是细牛吗？

“别跑！让你见识一下我的‘二指禅’！”一个头发稀疏得像是几根枯草，绰号黄毛的男孩哼哧哼哧地跟了上来。

“二指禅”的说法来源于一本广受欢迎的叫作《海灯法师》的连环画。书中的主人公海灯法师有一项独门绝技——二指禅。

“我无敌‘八卦掌’！”细牛摆好架势，严阵以待。

“我等你那么久，你倒先来了？”桐桐扯住细牛的胳膊。

趁细牛不备，黄毛的“二指禅”落在细牛的背上。

“下次找你算账！”尽管细牛疼得直龇牙，但他还是没空“报仇”，转而向桐桐解释道：“我爹今天一大早去镇里卖西瓜，他要我帮他推车。我本想把板车推上操场的斜坡就到柳树下等你，不想遇到了秦大头。”细牛一脸愁苦，“他向我爹告状，说我上课时揪女同学的辫子，还说我午睡时带头去河里玩水……我爹当场就要解裤腰带抽我，要不是我跑得快……”细牛心有余悸地吐了吐舌头，好像他爹的裤腰带随时会从空中落到他的身上似的。

“我更倒霉！刚才被老莫头告了一状。”桐桐突然觉得两人真是同病相怜。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细牛说，“别想那么多啦！钓到龙虾没有？”

桐桐从书包里掏出文具盒，打开一条缝：“你看！”

一只钳子上裹着绿毛的大螃蟹正吐着气泡！

细牛兴奋得小眼睛发亮。

“我也带了一只……”细牛压低声音，从裤兜里掏出一个玻璃罐子。

好家伙！一只草绿色的刀螂！

桐桐眉飞色舞：“咱们有了这两个宝贝，准可以大派用场啦！”

细牛心领神会：“有办法了！于霏霏，有你好受的，哈哈！”

这事说来话长。

三伏天，正是农忙时节。午睡时间，老师们忙着到田里抢收去了。桐桐和细牛这对活宝，带着一溜跟屁虫跑到弯月河畔，抓张荷叶遮羞，光着屁股从石拱桥上扑通跳下，水花飞溅。突然有人发现不远处秦大头扛着锄头走过来了，大伙便手忙脚乱地找了根事先折好的荷管，插在鼻孔里，一头扎进水里。水面一下子平静了。可偏偏就在这时，黄毛的右脚拇指被河底的一只大螃蟹夹了，他憋不住，哇地蹿起来，搭着三根稀疏头发的圆脑袋像个光瓢似的浮出了水面。

露馅了。

大家手忙脚乱地抓起裤头，胡乱套在水淋淋的身上，挨个儿被秦大头提着耳朵赶到操场上，光溜溜地一字排开。

“好大的胆子！竟敢午休时间下河游泳！谁带的头？”秦大头把锄头咚的一声立在地上，用犀利的眼神扫视了一通。

大家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脚丫，谁也不吭声。

“不说？那就全都给我赤脚站到天黑！”

地面的沙子晒得发烫，光着脚丫硌得生疼。毒辣的太阳晒在生了痱子的皮肤上，好像是麦芒刺上去般灼痛。白花花的太阳底下，没有一丝风，更没有一丁点儿树荫。

秦大头转身回了教室。不一会儿，他嘴里衔着烟斗过来了。

大家吓得噤若寒蝉，乖乖地站直了身子，规规矩矩地立着，脸上的汗珠子像虫子爬一样痒痒的，也不敢伸手去擦。

桐桐和细牛心虚，但还是想坚持到底，大家事先早已拉钩约定好不许当叛徒。

“桐桐、细牛站出来！”

两人抬头互相望了望，只好一步一步地挪到前面。

“好大的胆子！”

两人只觉得头皮发麻，大热天的竟有一股冷气从脚跟顺着后背嗖嗖地直往脖子上蹿。

“咚！咚！”

“咚！咚！”

秦大头举起了烟斗，铜烟锅落在脑瓜上，发出四记闷响。

两人的额头上立刻出现了两个红肿的大包。

桐桐从柳眉那里打听到，是于霏霏向秦大头告的密。

桐桐和细牛暗暗发誓，一定要给于霏霏一点儿颜色看看。

铃声响了，教室里逐渐安静下来。

桐桐和细牛相视一笑，看吧，好戏就要登场了。

这节课是音乐课。教音乐的是全校唯一的女老师方若兰，她说话轻声轻气的，对学生也很和气，大家都爱上她的课。

铃声响过三遍了，还是没有看到方老师的身影。教室里开始出现了一丝轻微的骚动。有人伸伸懒腰，有人抓抓头皮，有人扮鬼脸儿，还有一架纸飞机满教室飞来飞去。

第一出戏开始了。

于霏霏像往常一样，身子往后面的桌子上一靠，那根长辫子就甩到了细牛的桌板上。细牛用麻绳把刀螂的一条大腿小心翼翼地系在于霏霏的辫梢上。

单腿刀螂在于霏霏的辫子上蹬腿抖须，活蹦乱跳，像是别了一个绿色的发夹。

于霏霏习惯性地伸手摸了摸辫子，一下摸到了锯齿一样刺刺的东西，呀地惊叫起来。

她这一叫不要紧，惹得许多人纷纷转头来看。

“呀，一只大刀螂！”她的同桌柳眉喊道。

“刀螂做发夹啦！”黄毛喊。

“于霏霏要变成秃子啦！”丁小葱幸灾乐祸地拍手。

按照本地习俗，刀螂别称“休发”，爬上谁的头，谁的头发就会掉光。

于霏霏急得哇哇大叫起来。

“别动！”勇敢的柳眉一手抓住于霏霏的辫梢，一手扯住麻绳，使劲儿一拉，刀螂失去了束缚，竟然跳到了讲台上的一块

黑板擦上。

就在这时，一个胡子拉碴的男人嘴里衔着根烟斗走了进来。教室里顿时变得鸦雀无声。

细牛和桐桐傻了眼：“怎么是秦大头呢？不是音乐课吗？”

那只刀螂还蹲在黑板擦上一动不动。

“怎么回事？吵翻天了！”秦大头习惯性地伸手去拿黑板擦当惊堂木。那只刀螂受到惊吓，慌不择路，竟然一下子跳到秦大头嘴角的烟斗上！

所有人面面相觑。

大家张大嘴巴，继而捂着嘴，想笑，又不敢笑。

黄毛终于忍不住第一个哧哧地笑了起来，紧接着，其他人再也憋不住了，都笑得东倒西歪。

只有细牛和桐桐没笑。他俩不但没笑，而且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这个不速之客的到来让秦大头猝不及防，当他看清烟斗上蹲着一只刀螂，猛然伸手一抓，可惜慢了半拍，刀螂又跳到了黑板的顶框上。

“哪里来的刀螂？”秦大头把烟斗拿在手中，不停地在空中挥舞着，气得吹胡子瞪眼睛。

“秦老师，我帮你抓！”细牛不知哪儿来的勇气，腾地从座椅上站起来，手里拿了一本书，冲到讲台上，啪的一声，书击打在黑板框上，震落了一地的粉笔灰。

书掉下来了，那只青绿色的刀螂也像是一个新鲜的昆虫标

本一样钉在了墙壁上。

“呀！”有个女生发出一声轻微的惊叹。

事情还没有完。细牛又靠近墙壁，踮起脚，伸手把那只青绿色的刀螂尸体揭了下来。然后，他又当着大家的面，把刀螂扔进门后的一个垃圾篓里。

秦大头也像其他人一样，用一种略带欣赏的目光看着细牛的一举一动。

“嗯，手脚还挺快！”秦大头点点头。

细牛的脸蛋红得像西天的晚霞，他尴尬地笑了笑，立即低头回到座位上。

然而，让人始料不及的是，细牛的屁股还没在椅子上坐稳，刚刚还和颜悦色的秦大头马上用威严的口吻质问道：“刚才的刀螂是哪里来的？”

“惨了惨了……”本以为化险为夷的桐桐和细牛忐忑起来，他们老是觉得秦老师那双鹞鹰一样锐利的目光后面还藏着什么深不见底的东西。

于霏霏露出一副委屈得要哭出声的表情：“刚才是在我的辫子上发现刀螂的……”

“谁干的？”

教室里的空气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

桐桐斜着眼睛，朝可怜巴巴的细牛眨了眨眼睛，发出暗示：“打死也不要承认！”

这时，柳眉站了起来：“秦老师，我好像看到刀螂是从后山

飞进来的。”

教室后面是一片草木葱茏的松林，经常有些蝴蝶、蜻蜓、纺线娘之类的昆虫飞进来。

“嗯，对！我也看到了！”桐桐连忙起身附和。

“既然是野外的，那就算了。”秦大头顿了顿，“今天方老师生病了，这节课上语文。”

终于化险为夷。桐桐感激地望了柳眉一眼。

“现在开始上课。”秦大头把烟斗压在课本上，拿起一支粉笔开始板书。

桐桐拿起文具盒，刚准备打开，忽然一拍脑袋，想起了什么。

“螃蟹还在于霏霏的文具盒里！”他凑到细牛的耳边。

“哎哟！”细牛如梦方醒。

两人心急如焚地朝于霏霏望去，只见她正从桌肚里掏出文具盒，就要打开。

情急之下，桐桐故意把自己的铁皮文具盒推落下去，咣当一声，铅笔头、圆珠笔芯和小刀片撒了一地。

响声很大，正在黑板上板书的秦大头手中的铅笔停顿一下，又继续写了下去。

桐桐吓得吐了吐舌头。

于霏霏回头看了一眼，桐桐立刻觑着脸说：“霏霏，帮我捡一下好吗？”

于霏霏本来怀疑桐桐和细牛是抓刀螂的罪魁祸首，心中不平。不过，没有证据她也无计可施。她白了桐桐一眼，还是弯

下腰去帮桐桐拾捡脚下的文具。

趁这工夫，细牛赶紧起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于霏霏桌子上的文具盒一把抢了过来，打开盒盖，把正在舞动着强劲的大钳脚、像瞎子一样四处碰壁的螃蟹抓了出来，塞进桌肚里。

大螃蟹在桌肚里爬来爬去，闹出很大的响动。

这些奇怪的声音终于惊动了秦大头。

如同猎鹰般机警的秦大头皱着眉头，放下手中的粉笔，手里拿着烟斗，来到了细牛的跟前。

“打开。”秦大头不动声色。

桌板露出了一条缝，一只憋屈已久的螃蟹终于得见天日。

秦大头瞪大了眼睛。

“你站起来！”

细牛慢腾腾地站了起来。

秦大头手中的铜烟斗已经落在了细牛的脑门上。

桐桐的心扑通扑通地跳得厉害。

“还有你！”正准备转身离开的秦大头忽然想起了什么，他又走向桐桐跟前，“乱往人家稻田灌水！”话音未落，一颗“烟斗栗子”落在桐桐的后背上，不过力度似乎轻了一些。

• 4 •

秦大头是教四年级的民办教师，本名叫秦大球，因为一颗脑袋大如冬瓜，头顶光秃无毛，孩子们私下里给他取了个“秦

大头”的绰号。

他一天到晚拉着一张马脸，嘴里衔着根黄铜烟斗。课间休息的时候，他总是一个人坐在学校西头弯月河的河岸上，从褪了色的黄布褂口袋里掏出一个黑乎乎的铁烟盒，捏一撮金黄色的烟丝塞入烟锅，用手指摁住、压实，划根火柴点燃一根香，再用香火点燃烟丝，然后把烟嘴含在嘴里，眯着眼睛吧嗒吧嗒地吸上几口，两股青烟从鼻腔里散出，袅袅上升。等到青烟散尽了，他再用力一吹，噗的一声，灰烬飘落在河面上随波荡漾。

在他抽烟的时候，再调皮的学生也会噤若寒蝉，至少不敢在他的身边打闹。大家如此惧怕他，怪就怪他的坏脾气——爱体罚学生。

上课迟到早退——罚，偷桃拆屋——罚，打架闹事——罚，玩水爬树——也罚……他体罚学生的方式五花八门：罚站、晒太阳、拧耳朵、敲栗子……最恐怖的要数敲栗子。不是用手敲，而是用他的烟斗。烟斗的烟锅是用厚实黄铜打制的，磕打在额头或者后脑勺结实得很，就算你有铁头功，也一敲一个包。

再调皮的学生遇到他，都会被治得服服帖帖。胆子小的甚至连听到他的名字都吓得直缩脖子伸舌头。秦大头的那双眼睛比鹰的眼睛还要尖。课堂上，哪个学生只要歪歪脖子，伸伸懒腰，或者磨蹭一下屁股，把手伸到后背挠一下痒痒，都逃不过他的“鹰眼”。一旦被发现，如果是女同学，则是劈头一顿呵斥；如果是男同学，一个粉笔头就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呼啸而来，

又快又准地击打在额头上。谁敢把他的警告当作耳边风，那就等着品尝响脆脆的“烟斗栗子”吧。

班上有个名叫阿聪的性格腼腆的男同学，胆子很小。他十分惧怕秦大头。有一次秦大头的课上，阿聪不巧闹肚子，肚子叽里咕噜地叫了一通，疼得厉害。可是正上课呢，看着秦大头一脸凶巴巴的样子，他不敢举手请示上厕所，只好强憋着。不一会儿，他肉嘟嘟的脸蛋就从柿子红憋成猪肝紫了。他痛苦得眉头紧锁，下巴顶在桌面上，手中的铅笔不停地在白纸上画道道，心中一个劲儿地盼着耳边响起下课的救命铃声。

嘎嘣一声，铅笔尖断了。

教室里飘荡出一股臭不可闻的气味——他实在憋不住了，终于稀里哗啦地全拉到了裤裆里。

——秦大头的课，他哪敢起身说要上厕所啊！

还有一次，秦大头在自家一块红薯地里刨红薯，实在天热口渴了，便跑到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到学生家讨口水喝。刚走到村口，有个学生瞧见他的身影，便扯起嗓门大喊：“秦大头来啦！大家快躲起来啊！”呼啦，一群孩子吓得作鸟兽散，不是回家紧闭大门，就是爬树杈钻草垛藏了起来。渴得嗓子冒烟的秦大头，连吃了好几家闭门羹，只好悻悻而去。

• 5 •

中午放学后，等人都走光了，桐桐和细牛揣着一截粉笔，跑到了后山的厕所里。

细牛守在门口把风。桐桐蹑手蹑脚地溜进去，在小便池的青砖墙上画了一个男人的画像：圆圆的大秃头，头顶长着三根毛，歪着的嘴角叼着一杆长长的烟斗。旁边写了一行歪歪斜斜的大字：“我是秦大头”。

完成这幅“杰作”，桐桐十分得意。他喊上细牛观摩一番，两人相视而笑，扯下裤带，闭上眼睛，美滋滋地撒了一泡尿。想到每个站在这里腆着肚皮撒尿的人都会看到秦大头的这副“尊容”，一种说不出的快活从心底油然而生。

下午头节课铃响半天了，操场外还是一片闹腾。

教室里的孩子们开始坐不住了，坐在窗边和门旁的便把头伸出去探听，胆子大的干脆跑出教室观望。

原来一个名叫小灯的小男孩上学路上遇到了一个名叫香瓶的疯女人，香瓶整日到处游荡，神情恍惚，嘴里念念有词。这个神神叨叨的女人看到模样乖巧的小灯，双眼直勾勾地瞪着，竟然把小灯当成她死去的儿子——虎子，嚷嚷着一路追逐小灯到了学校，又惊又怕的小灯吓得四处躲避。

这时，秦大头手里拿着书，嘴里衔着烟斗走了过来。看到这番乱糟糟的场景，他便随手把书和那根烟斗放在窗沿上，走过去看个究竟。

这个细微的举动被挤在窗户边看热闹的桐桐和细牛看在了眼里。

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桐桐脑海里闪过。

“咱们把烟斗藏起来？”桐桐对细牛耳语。

“好！”细牛一点儿都不含糊。想起那一顿顿疼得钻心的“烟斗栗子”，细牛就恨不得把这根该死的烟斗砸个粉碎。

细牛故意踱到窗台前，挡住别人的视线。桐桐小心翼翼地拿起烟斗，塞进裤腰带，装作要去解手，捂着肚子飞也似的往后山狂奔。

秦大头上前，把小灯拉到身后，示意他赶紧回教室。然后一脸和气地劝说起香瓶来。

不料香瓶见了他，反而越发激动起来。她指着秦大头喊：“虎子！我要我的虎子！”

秦大头被香瓶纠缠得脱不了身。幸亏有人及时叫来了校长，好说歹劝终于打发走了这个疯女人。

秦大头一副满腹心事的样子，好不容易回过神来，慢腾腾地朝教室走去。

“咦，我的烟斗呢？”秦大头一愣。

他搜寻了好久，都没有发现他的烟斗。于是便问还在一旁看热闹的细牛：“你看到我的烟斗没？”

细牛一脸无辜地扯开话题：“秦老师，你认识香瓶吗？”

秦大头瞪了他一眼，没有理睬。接着，他又问遍了其他人，个个都说没看见。秦大头铁青着脸，满腹狐疑地走开了。

细牛跑到后山找桐桐。

“秦大头的烟斗是咋样的？”

“我还没来得及细看呢！”

桐桐藏在草丛里，眼睛盯着教室的方向，生怕秦大头找过